

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如何影响世界高等教育?

——访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学系统技术系柯蒂斯·邦克教授

本刊特邀记者 李艳 张慕华

[编者按] 柯蒂斯·邦克(Curtis J. Bonk)是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学系统技术系教授,曾获印第安纳大学信息技术协会数字化新星奖、美国远程学习协会最佳成就奖、印第安纳州远程教育创新奖等。邦克教授的研究和教学兴趣包括在线培训和教学、网络教学法策略、远程学习和培训、基于案例的推理和基于问题的学习、协同写作和计算机会议工具、非传统学习环境、电子学习的未来趋势等。邦克教授曾在世界各地开展过1400多场网络学习演讲,先后发表和编著300多篇(部)论文和图书,近十年的代表作包括《混合学习手册:全球化视野、本地化设计》(2006)、《授权在线学习:关于阅读、反思、展示和实践的100多项学习活动》(2008)、《世界是开放的:网络技术是怎样革新教育的》(2009)、《添加技术多样性:激励和保持在线学习者的100多项活动》(2014)、《世界各地的慕课和开放教育》(2015)。其中《世界是开放的》一书被译成多国文字,深受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和读者好评。

[关键词] 开放教育资源;慕课;高等教育;开放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15)05-0004-10



记者: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的重要潮流,对各国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国际知名的开放教育资源资深研究者,您认为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对国际高等教育会有什么影响?

邦克教授:为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做个假设,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已经存在两三百年甚至一千多年了,现在的教育会怎样?”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现在肯定可以知道更多有关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的质量、影响力、评价及其它信息,我们无疑会对它们更加适应。获取开放教育资源和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如慕课)将会是人们,至少是受过教育的人生活的必要内容。

再做个假设,如果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的出现早于学校以及学校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教育的情况又会怎样?人们或许会质疑所谓的正规教育,因为它不能像慕课那样接纳那么多的学习者,让人们

没有限制地获取这些今天被称为开放教育或慕课的资源。人们或许因此在思考小班化、面对面教学以及教师使用昂贵的教材和教学笔记有何优点。同时,许多人可能对很多做法很兴奋,比如教师在课堂上即时回应学习者提出的问题、教师脸上的笑容、同学之间的友情、规定的课间休息时间等。不过,在那种情形下,人们极有可能不愿尝试这种新型的教学传递策略。

讨论了这两种假设后,让我们回到已有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的今天和没有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的昨天。其实,昨天并不遥远。数十年前,基于广播和电视的教育项目通过广播或电视就能把教育内容传递给超大规模的学习者,广播或电视还可以通过重播或重放影响更多的学习者,不过这些内容本身是不免费和开放的。更糟糕的是,收听广播或观看电视的学习者之间无法见面,更无法互动。

然而,即使有这样的假设,这种教育的影响力仍然极大。如果没有函授和电视课程,我无法成为现

[收稿日期] 2015-07-06

[修回日期] 2015-08-27

[DOI 编码] 10.13966/j.cnki.kfjyyj.2015.05.0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界开放教育资源运动背景下中国高校的应对策略研究”(13CGL113)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江青年”课题(13ZJQN035YB)。

[作者简介] 李艳,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研究所(yanli@zju.edu.cn);张慕华,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方向:远程教育、开放教育资源理论与实践。

在的我,或许仍然是某个公司的会计师。这些创新的教学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有机会选修很多教育心理学课程,顺利地成为威斯康星大学教育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巨大改变。我想,今天接触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的学习者也会经历很多改变。事实上,他们正在经历改变。我是这种教育的受益者,也希望通过新型的教育方式影响更多的人。

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慕课和开放教育资源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这种希望或许是促进个体专业发展或发现新的专业领域,或许是帮助人们找到新的兴趣和爱好,或许是获得同事或家人更多的尊敬,或许是在某个专业机构获得更高层次的领导力。

这样说是否还不太有说服力?我的研究团队已经记录了上百名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件和其他开放教育资源学习者生命被改变的故事。其中有些学习者大胆尝试一门或多门首批正式发布的慕课课程,有些学习者在获取本科学历多年后通过选修在线微积分或统计课程,为接受研究生教育做准备,也有学习者因为利用开放课件和开放教育资源而获得升迁,还有人因此找到了博士论文选题、启动了商业计划、参与了在线社区活动或者懂得如何更好地教养子女。以下是一位学习者的描述:

“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用所学的新技能创办了一个小企业,赚了不少钱,虽然所挣的不足以满足日常开销,不过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一位博士生说,慕课、开放课件和开放教育资源给了她信心,因为学习这些资源,她相信自己所学的是本领域最前沿的。这同样改变了她的生活:

“如果没有这些非正式学习机会,博士论文的内容将受限于导师组三位成员的想法和经验,那意味着我将带着过时二十年的想法毕业!”

另一位博士生表示,他从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中发现了研究的空白领域以及博士论文的绝佳选题,那是值得他一辈子记忆的。“我的博士论文将关注替代性学习(非正式的DIY)、学分认定(如开放徽章)以及高等教育和雇主们接受这些新型学分认定方面的改变”。因此,他的博士论文将研究多样化的教育传递途径,他的生活因此有了改变。

学习者的自我效能也会受到影响。我们调查发现,在使用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件后,学习者对自己

的学习能力更自信了:“世界上最好大学(的教师)肯定我的所思所想,这给我很大信心。”他可以学到之前只有麻省理工学院学生才能接触到的高难度知识。

另一位学习者也提到信心问题。事实上,免费和开放的课程内容可以为学习者的大学学习提供基础,也可以更新学习者原有的学习基础。有受访者提到:“我离开研究生学习多年,知识已经许久没有更新,这些开放课程对我的知识更新很有帮助”。开放教育资源和开放课件让这位受访者重返校园学习更有信心了。

对于开放教育内容的教育性,一位非正式在线学习者这样描述:

“便捷的互联网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在网上很快找到了日本漫画和动漫资源,之后我花了三年时间全身心地学习日本文化和日语……我对日语如此感兴趣,以致于花了一年半时间在线学习。”

还有很多方法可以测量开放教育内容的影响。上面所述的都是个人层面的,这种影响还可以是机构层面的,甚至是州、国家或者区域层面的。有人曾指出,开放课件和开放教育资源不仅改变个体,也改变社会。“它激励我成为一个无私的人,如果每个人都想花一点时间分享我们的知识,人人受教育的未来就不远了。”

这些引语代表的是开放教育内容对个人的影响,其中传递出希望和乐观。例如,获得配偶和家人尊重的希望,开始新的创业机会的希望,继续学习、超越退休年龄或任何硬性规定的个人成长的希望。现代医疗条件让我们可以活得更健康、更长寿,人们对学习机会的需求也在持续,学习对八九十岁长者的意义一点也不亚于对一二十岁青少年的意义。

对于有些人而言,开放教育资源或者慕课还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帮助他人或机构。有位受访者说:

“事实上,在个人层面上,我为自己赢得了更多自尊,我开始意识到我有潜力用我的所学对社会产生影响。”

还有受访者也提到,获取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让他们有机会了解不同的文化和社会。

“开放教育内容让我了解到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在我居住的小镇是不容易体会到的。接触其他文化后,我感到种族主义的荒谬,也让

我对很多新奇的活动感兴趣……”

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对技术带来的观念更新和社会认知变化保持浓厚的研究兴趣,如果教育传递形式的多样化能够提高我们对世界其他文化以及同一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生活背景和体验的接纳,那我们可以研究和讨论的话题无疑不会只是课程质量和学生保持率这些。随着社交媒体(比如,Skype、Adobe Connect、wikis等)的使用,我们有无限可能利用远程通讯技术促进全球的包容和理解。不久的将来,这一领域还会有更多的变化和发展,这种变化和发展不但发生在发达国家,更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比如,在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中,发达国家正经历着很多的尝试、风险和引领示范活动。新闻媒体和新近的研究中出现比较多的高校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爱丁堡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阿萨巴斯卡大学(加拿大)、梅西大学(新西兰)以及英国开放大学,每星期都有新的慕课课程或计划推出,这一现象似乎不会很快消失。

与此同步,发展中国家也经历着变革。例如,卢旺达和印度启动个别创新项目,强调将开放课程内容重新打包整合到本国的学历教育计划中。这种开放内容再利用是国家实现大规模培养政治家和教育家目标的重要内容。两国相关部门也希望通过这样的项目了解免费和开放的教育内容对本国民众的影响。其中,被反复提起的问题是:“这样的资源能改变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吗?它们会转变或变革当前的教育吗?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吗?”经过十五年的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讨论,我们见证了使用这些内容的新方式。

开放教育资源供应商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做法。他们将教育资料重新整理和打包,改良后的教学材料可以更好地融入纯粹在线课程或混合学习课程中,其中有些也被用于开放在线课程(如慕课)。教师可以决定如何以及何时使用这些资源,或者教师们只是在课堂上提及这些开放资源,由学生决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及如何使用它们。在这个崭新的信息时代,人们对这些能够提高课程和教育质量的新型教学法实践和决策保持乐观。不过,也有怀疑态度的,很多教育家、政治家、管理者们都在

翘首以盼,期待看到开放教育资源为特定的教育和政治目的服务中发挥独特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乐观情绪更高涨一些。有机会接触开放教育课程(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意味着那些被挡在传统教育门槛之外的民众有了绝佳的受教育机会。2015年4月,美国《高等教育年鉴》报道了一名吉马·纳该(Jima Ngei)的学习者,他来自尼日利亚哈克特港。截至报道之日,他完成了250门Coursera慕课学习,虽然他所在城市上网条件不好。他学的课程包括中国历史、拉丁美洲文化、操作管理概论、组织分析、社会流行病学、托马斯·杰斐逊的一生、数据科学等。纳该经过这些慕课的学习,有更强烈的个人存在感和自我赋权意识,觉得自己可以在教育领域和世界各地的同学齐头并进。

和纳该不同的是,北美有些中学生从edX平台的慕课中选择大学先修课程,他们的目的是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或在入大学前获得大学课程学分。对这些学生而言,他们关心的不是能否获得相关的慕课课程,而是慕课课程的质量、时间安排以及学分的被认可程度。不过,对所有人而言,开展在线学习的原动力都是课程内容的易获得性。幸运的是,昔日门禁森严的教育大门如今敞开,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到好的教育资源,例如,MBA学生用的免费电子书、可在移动终端观看的健身操视频、用化疗方法使肿瘤细胞萎缩的Flash动画演示、中国东西部人口的城乡迁徙模拟、语言学习中的在线交互情景或活动、哈佛大学克勒登·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介绍革命性技术如何对特定教育或商业领域产生影响等人物访谈视频。这些是我即兴想到的有关开放教育资源的例子,这样的资源十多年前是没有的,但现在,它们以开放内容的形式出现,供世界各地的学习者随意使用。

在发展中国家,“获取”一词很流行。这些年在世界各地的旅行、阅读和个人交往的经验告诉我,越发达的国家,学习者越少关注课程的“获取”,越多关注质量、版权、剽窃和评价。其实,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同样重要,只不过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数字鸿沟中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和教育内容获取途径更加关注,这些议题的重要性超过了其它问题。世界上还有数亿人需要解决教育资源的“获取”问题,需要从这样的教育获取中受益。获取教育资源的路

径不是唯一的,相反,在新的时代,人们的学习路径和方式有更多的选择,包括混合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即使在正规教育中,混合学习也可以深深地植入各级教育中。新型教学形式越来越多,学习路径以及学习结果也越来越多样化,有些非常正式,有些很随意,有些甚至是即兴的。

在这个学习的新时代,每个学习者都可以参与描绘学习地图,每位学习者既是教育内容的消费者,也是教育内容的生成者。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者所做的视频或音频作品了解学习他们的收获,也可以通过班级所有学习者共同编写的维基书了解他们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很多有上进心的学习者通过制作视频纪录片、开发移动应用软件或者编写在线多媒体词汇表为低年级学生提供教学案例,或者为课程提供宝贵的学习资源和想法。在我的朋友、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金(Paul Kim)博士开设的慕课中,学生们就是这么做的。开放教育资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体现在利用已有的教育资源上,也表现在生产新的教育资源上,这对教师和学习者都非常兴奋和有意思。

记者:开放教育资源对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什么机遇和挑战?发展中国家的高校应如何更好地利用境外开放教育资源?如何更好地分享国内外创作的开放教育资源?

邦克教授:这几个问题意味深长,它们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当然,它们都非常好!它们也确实是在开放教育资源领域存在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足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且意义重大。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表达清楚的,而且随着技术、教育、知识库的变化,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彻底弄清它的答案。人类的未来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回应上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影响学校和大学如何构建(如果会发生的话),以及如何运行和评价。对于这些问题完整、丰富且准确的回答需要有人写出技术报告或专著。但是,您既然问我了,我尽力列出几点开放教育资源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先谈谈有哪些挑战。开放教育运动的发展已有十余年,教育内容的本土化是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简而言之,有人担心这会将西方的价值观和

教学实践灌输到不发达国家的教育系统。实际上,我们总会不自觉地认为那些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设计和传递的教学内容用在秘鲁、越南、摩洛哥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同样有效。

Coursera 和其他慕课提供者通过组织志愿者翻译的方式回应开放教育资源本土化问题。现在,慕课内容被译成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汉语以及其他语言。但是,内容翻译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内容很难翻译,就像我的《世界是开放的:网络技术如何变革教育》一书的“open”一词就很难被译好,将“open”译成中文时发现并不能找到很简洁的描述。我要感谢华南师范大学焦建利教授所带领的优秀翻译团队,因为他们的努力,《世界是开放的:网络技术如何变革教育》一书才有中文版,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旧金山周西贝斯出版社 2009 年 7 月出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登陆 <http://worldisopen.com> 浏览。

其次,与内容恰当性相关的是对开放教育内容完整而准确的翻译。如果有人试图诠释那些建立在西方历史规范和文化实践基础上的习惯表达、隐喻、玩笑以及假设,这对非西方国家的学习者和教师来说无疑挑战巨大。相比之前已经接触过开放教育资源、开放课件和慕课的学习者,这会使非西方国家的学习者更加不利。换言之,仅仅获得高质量的内容是不够的,还需要被置于一定的情境之中。

第三,有关内容的技术标准。例如,如何维持这些标准?如何引进它们?如何检索它们?以及如何评价它们?因为我不是计算机科学或技术方面的专家,我对此不具体展开。

第四,有些挑战与平台有关。平台是否需要特定类型的软件,如 Flash、Java、Shockwave 等,才能使用或顺利运行?基础设施是否能够充分地支持特定资源的使用?如果平台有更新或者版本改变时,情况会怎样?平台是否现成可得?平台是否让人容易理解?平台使用是否需要付费?

第五,我们怎么能知道满足比利时或加拿大大学教育标准的内容同样适合柬埔寨、乍得或南苏丹的学校?一位名叫维奥拉(Viola)的南苏丹学生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南苏丹是新生的,刚刚摆脱动乱和战争,还没有相应的技术设施支持慕课或开放教育资源等新型内容传递方式,因此学习者无法利

用慕课或开放教育资源提供的各种便捷。他们是否因此需要再等十年或二十年,等国家有技术或者更加主动地使用创新、低成本的理念和政策?在叙利亚、乌克兰、阿富汗和南苏丹等国家,开放教育领域能够做什么?在朝鲜我们又能做什么?

为了更好地利用境外(比如中国或美国以外)的开放教育资源,国家或社会需要有更好的讨论、交流和评价这种新型教育传递方式的环境和氛围。教育工作者应当意识到开放教育内容的存在,然后讨论如何使用它们。通过达成共识、教学试验以及经验分享等方式来学习如何更好地利用外来开放教育资源,这样的做法虽然有些耗时,不过效果是不错的。如果政府硬生生地将开放教育资源的想法塞给教育工作者,结果就会变成顺从、无知、失望或者困惑。换句话说,如果政府和机构将开放教育的理念强加给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他们就不能清晰地理解开放教育资源中“开放”一词的重要性。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开放教育资源的活动并不常发生。

谈到分享内容,有必要提及有关这些内容的分享交流以及各种类型的开放教育国际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亚太经贸合作组织已经尝试在巴黎、开普敦、纽约、曼谷、釜山、首尔、北京等地举办重要的首脑会议。但是,大多数教育者似乎没有听说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会议做出什么决定或者讨论过什么内容。会议内容往往是不公开或者只限于成员国。2015年4月在班芙(加拿大亚伯达)举办的开放教育会议以及2014年11月在华盛顿举办的会议仅仅只是在屏幕上向多数人展示了会议信息,会议讨论和总结性报告的内容很难为外人获得和理解,与开放相关的理念和理想以及公开分享仍只限于那些参与活动的人或相关从业人员。

对于内容分享,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要为教师、教师的教师以及那些在高等院校和培训机构工作的人创建分享社区。然而,要牢记的是,在线教师社区我们虽然已有二十年的经验,但大多数教师仍然缺乏对开放教育潜力的理解。因此,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实践分享社区只是解决内容分享问题的办法之一。

也许,人们需要开发一种智能辅导系统,它可以发现不同语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学习者的学习

需求,并为他们提供特定的学习资源。或许,这种智能的辅导方式是有效使用此类内容的重要过渡。因此,政府可以资助这样一些项目或计划:1)用来讨论、测试、分享和评价的开放教育资源社区;2)融合开放教育资源内容以及开放教育材料智能筛选和推荐的技术开发;3)对上述开放教育内容的翻译和本地化;4)内容标准;5)这些内容的创造性教育应用。这些只是我现在能想到的需要关注的五个领域。

记者:您对慕课有无体验?持什么态度?慕课对传统高校的教师和学生意味着什么?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您又问了我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可以写一本书或者一个章节。在我看来,慕课带来的影响如同广播或电视当年带给人们的影响。前面提到,我对广播或电视教育项目有个人情结,因为电视和函授课程曾经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有资格进入研究生院。慕课具有让异地学习者同时学习的可能,这一点与广播电视和函授课程不同。参与慕课学习有共同体的感觉,尽管这种感觉常常若隐若现。另外,不像自定步调的函授课程,慕课一般有开始和结束时间。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可以从Class Central、Open Culture或the MOOC List三个平台寻找自己需要或感兴趣的课程。中国学习者可以尝试访问Red Hoop网站。

我说这些并不说明你单位的负责人会立即接受这些课程或者用慕课取代现有的课程,至少现在还不行,这一决定通常由管理者和负责人来做。未来十年,估计可以看到这一决定从“不可以”向“可以”转变。不管怎样,他们已经允许一些人按自己偏好、符合自身特点的方式来学习了。如果一个人选择慕课不是为了拿学位或获得工作晋升,那他(她)估计是为了自我实现和自由选择。

这也是我们研究结果显示会发生的事情。学习者在过程中渴望个人的自由以及内在激励机制所包含的其它要素,如选择、学习自主、灵活、反馈和便利。这其中,自由显然是激励机制中最重要的因素,它也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十几年前指出的有效学习环境的特点。我们最终可能会让所有学习者感受到学习的自由,或者至少让那些能上网的学习者感受到自由。这显然是罗

杰斯也会着迷的教育时代,如他所言,时间会提供改善人类社会的无限可能。

谈到未来,慕课会发展出许多新的学习传递方式。2015年4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宣布与edX合作创建全球新生学院,为大一学生提供慕课以及大学入门课程。此外,两年前,佐治亚理工学院与Udacity以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合作用慕课提供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这种方式所需的学费比传统培养费用低得多。还有些大学将初级课程制作成慕课,作为其硕士培养阶段推出的MOOC 2 Degree计划的一部分。我预计,不久的将来,不同的慕课会被智能评估引擎分级分类。其他需要完善的内容包括慕课社区建设和合作平台开发,就像斯坦福大学慕课系统中的NovoEd平台那样。作为教育心理学家,我清楚地知道人类最好的学习发生在社会情境中。因此,有效的慕课将提供更多样的方式促使人们形成团队,并为此做出实质性贡献。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更好的系统或者能够追踪个体慕课体验经历的方式。身处21世纪,学习即生活。慕课和开放教育是这种生活的核心,也是人之所以是人的核心要素。因此,我们需要对个体的开放教育资源探索和慕课完成情况做好记录。在未来的50年到100年间,我们的人生记录或墓志铭将更多涉及学习成就和分析,而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简历在记录正式学习成果的同时也会记录更多非正式学习的成果。我们现在必须开始准备迎接这样一个充满教育乐趣以及不断变化的时代。

记者:慕课对传统课堂有什么冲击?对传统高校带来怎样的教学创新?

邦克教授:慕课带来的最有趣的创新教学模式是翻转课堂,这种模式会用到慕课的视频、文本及其它资源。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教师正尝试在传统课程中传递一些网上搜集到的高质量慕课教学内容。由此可知,学习内容在发生变化。

通过翻转课堂,学生在课前就已经了解课程的大部分内容,他们会因此表现得更有信心,如果还没有的话,他们会再次观看或使用这些内容直到弄懂为止。事实上,在这种环境下,学习者更能掌控他们的学习体验。教师的角色可以从内容的传递者转变为促进学生思考的课程协调者和内容策划者。

慕课作为传统课堂学习的补充,让学习者有混合学习的体验。斯坦福研究院有关纯粹在线学习、混合学习和面对面学习的元分析研究表明,混合学习是最有效的教学方式。如今,慕课为潜在的混合式学习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但是这些课程内容的版权如何解决?像Coursera和edX等供应商是否允许外界分享和重复使用他们的慕课?当慕课这一术语过时后这些内容是否还能访问?我的朋友大卫·威利(David Wiley)常常在他的博客、文章和会议报告中提出这样的问题。

不过,不管怎样,慕课及其衍生物带来的潜在学习传递方式让人振奋。作为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我们毫无疑问生活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

记者: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如何影响高校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教师专业发展以及数字化学习和数字化管理相关的决策?

邦克教授:我忍不住要笑了(尽管这些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您似乎想通过一次采访让我解决大学面临的所有问题。细看一下,里面似乎包含四五个问题。我试着回答与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的问题。事实上,有关专业发展的慕课将会是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专业发展的慕课可以针对商人、大学管理人员、牙医、医生、护士、辅导员、学校心理咨询师、建筑师、工程师等。现在,教师培训的慕课已经出现爆发式增长。

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慕课提供了新的让教师探索在线和混合教学的方式。我教授过一门有关如何进行在线教学的慕课,课程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现在你们还可以免费访问这门课程。我也开发了27个每个约10分钟的有关如何进行在线教学的短视频,内容包括管理在线课程、评估、处理抄袭、混合学习、提供反馈以及数字化学习的未来。当我开发这些视频时,杰克·卡明斯(Jack Cummmings)是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他觉得这些视频应该向全世界开放,而不仅仅向学校100余名教学人员开放(参看http://www.indiana.edu/~icy/media/de_series.html)。

由此,这些视频资源被设定为可根据特定需要或要求进行下载、重复使用和修改。这种内容的可获得性以及灵活的许可方式或使用权利或许是当下

高等院校教师设计开发课程所需要的。如今,大学管理人员意识到,大多数课程的内容没必要由老师自己开发,相反,最合适或最好的内容可以根据教育需求从外面引进。完成某门课程或体验的证明或徽章可以来自校外机构。因此,致力于提供教师发展课程的团队可以更小和更灵活,可以根据需求临时组建,以满足特定需要。

慕课的学习社区和支持小组建设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你教授一门如何进行在线教学的慕课时,这种分享社区的作用重要。在这门慕课中,教师培训有可能会影响世界数以千计的课程以及不计其数的学习者,这是最终会出现的教学情形。我们总希望影响学生。面向数以千计教师的慕课在教学潜力以及理念分享方面似乎有无限的教育潜力。幸运的是,那些慕课学习者常常在慕课结束后才会继续跟他人分享想法,至少我经历过这样的交流。

记者:开放大学教科书项目(如 Flat World Knowledge、Inkling、OpenStax,明尼苏达大学开放教科书图书馆等)、电子书、有声书(如 scribd、worldreader、BookRix、boundless 等)如何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

邦克教授:2008年3月7号,在 Scribd 公司的周年紀念日上,我有机会采访创始人特里普·阿德勒(Trip Adler)。那时,Scribd 位于旧金山南部。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公司的未来计划。那时候 Scribd 完全免费,现在则依赖订阅运营。许多其它电子书公司,如 Flat World Knowledge,商业计划也从那时开始改变。显然,完全免费的模式不可持续。或许,不同于每月的订阅费,一些公司通过销售与免费书捆绑的教师培训服务盈利。Lumen Learning (<http://lumenlearning.com/>)采用的就是这种运营方式。

每个公司和计划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并找到合适的领域去开拓的。类似的电子书项目或计划还有很多。例如,全球教科书项目(Global Text Project)让发展中国家的教师和学习者以低廉的价格甚至免费获得教科书资源。全球教科书项目同时为发达国家的低收入人群提供独特的机会,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值得一提的是,它源起于佐治亚学院一位教授的想法和行动。换句话说,在这个教育内容开放的世界里,个人往往就能改变世界。

全球教科书项目以及其它项目的很多电子书都可以下载到移动终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都有移动电话或平板电脑,他们可以从电子书中受益,这是非常棒的。美中不足的是,所有这些在线项目和计划中的电子书资源缺乏整体感,也就是说缺少容纳开放图书的超大资源库或者说资源门户网站,至少现在还没有。

这是对您问题的部分答案。在此,我还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免费电子书,这本书是我一年前完成的,有英文和中文两个版本。事实上,我对这几个问题都有切身体会。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免费电子书的英文版在其出版的第一年从单个网站的下载数就超过了 50,000 次。现在这本书的中文版也有了,读者或许可以去下载,并从中查看作者们如何讨论这种免费电子书的可行性。我的免费电子书《添加技术多样性:激励和保持在线学习者的 100 多项活动》(2014)的英文版网址为 <http://tec-variety.com/>; <http://tec-variety.com/freestuff.php>; 中文版网址为 <http://tec-variety.com/TEC-VARIETY-Chinese.pdf>。

免费和开放的大学教科书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很复杂。首先,免费和开放的大学教科书会给教师创建课程带来资源,有助于课程从有预设目标和内容的权威型结构变成允许个性化学习体验和探索的结构。21 世纪见证了教育 3.0 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教师被赋予了协调、指导、辅导等新职责,并预期在学习世界的各个角落为学习者提供学习路径。我们正处在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获取知识的成本、风险以及对技术设施的要求都将越来越低。

然而,我认为最关键的不是降低成本,而是改变了组织机构以及学习过程中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关系。当学习资源以教科书和授课视频的形式存在并让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免费获取时,组织机构就不得不给学习者提供额外的价值,或者人们将会通过自学的方式学习。我希望下一本书可以好好探讨学习传递方式转变这一问题。

记者:Lumen Learning 开放教育项目将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

邦克教授:Lumen Learning 开放教育项目给我

的启示是教育已成为巨大的产业,其庞大程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免费和开放的学习内容帮助我们成为永久的学习者。我们可以按需学习,可以即时学习,可以从最吸引我们的教学资源类型中学习。随着开放教育边界的进一步扩展,教师需要更多的支持来帮助自身更好地利用开放教育内容。如今,这种帮助查找、选择、整合和实施开放内容的支持来自于诸多受聘于开放教育项目的专家,例如 Lumen Learning 的大卫·威利博士。当相应的支持体系建立后,学习者可以做更智慧的决定,其学习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幅提升。这种情境下的学习效果还有待考察,毕竟,这是个新的领域。

衡量学生成功取决于标准是什么。世界各国对学生成功的定义差异很大,不过对绝大多数学习者而言,Lumen Learning 和 Open Stax College 机构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接触课程内容的途径。教育心理学告诉我,学习形式和渠道的多样化(例如文本、视频、动画等),可以帮助学习者掌握更多的知识并提高其知识检索能力。多种形式(例如文本和图像)的学习,可以让学习者更牢固地记住所学知识,不只为眼前的考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Lumen Learning 机构如能为学习者提供优质和吸引人的学习内容,他们的学习无疑会得到改善。

记者:斯坦福大学 2014 年开启了开放学习计划,卡内吉梅隆大学同年也启动了 Acrobatiq 开放学习计划,这些计划对世界其它高校有什么影响?

邦克教授:你提到的 Acrobatiq 是目前开放学习领域诸多公司之一,截至 2014 年 9 月,盖茨基金会已斥资两千万美元资助了七家这样的实体公司,希望这些公司能基于学习科学和教育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和理念,设计新一代数字化课件,为个性化教学过程服务,最终目标是帮助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学习者从高注册率的慕课及其它开放课程(比如一些概论性的大学课程)中获得成功。

除了 Acrobatiq,盖茨基金会资助的其它实体机构包括 Cerego、CogBooks、Lumen Learning、Rice University Open Stax 和 Smart Sparrow。这些也只是个性化学习领域的一些代表而已,类似机构还有很多。到 2020 年,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公司出现,还有很多新型学习技术也会涌现而出,为 21 世纪的学习者

提供支持。

斯坦福大学和卡内吉梅隆大学发起开放学习计划并不是突发奇想。两所大学在近几十年投入巨资研发相关学习技术,同时,斯坦福大学和卡内吉梅隆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专家。此外,麻省理工学院也有类似的开放学习计划。早在 2001 年 4 月 4 日,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查尔斯·韦斯特(Charles Vest)第一次提到了开放课件的想法,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开放课件运动。时至今日,很多有关开放学习的报道都来自于斯坦福大学、卡内吉梅隆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在开发和实施开放学习计划领域,其他高校似乎不太可能超越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卡内吉梅隆大学。考虑到很多高校的办学理念以及悠久的历史传统,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公平。不过,这些学校可以积极地关注斯坦福大学和其他感兴趣高校开展的创新性试验结果,他们可以开启适合自身的试验性项目和计划,可以举办相关的暑期学校或者微型会议,用以讨论特定的议题或问题。他们也可以考虑在本地和本国其他高校形成相关联盟,致力于开放学习计划的本土化和成功实施。

记者: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研究领域的热点有哪些?

邦克教授:这是个新的研究领域。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有关学习的研究没有考虑太多技术和开放内容的影响。如今,我们要用不一样的视角重新思考技术和开放内容介入的学习议题。我关注到的热点包括开放内容引发的自主学习需求、学习体验和学习结果。我的研究团队关注这一问题已经多年。我们最近在《教育技术与社会》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的主题就是学习者体验开放教育和慕课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目标、期待、兴趣和成就。

其它重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学习分析技术。它是一种通过对学习者在线学习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学习者行为的技术。成千上万课程参与者的数据能够为我们了解参与者的学习体验提供窗口。高校管理人员对这样的大数据非常感兴趣。

不过,加拿大乔治·弗雷特阿诺斯(George Veletsianos)博士在《英国教育技术》杂志发表论文指

出,学习分析不能描绘学习过程的全貌。学习者登陆学习平台不能告诉我们他(或她)的学习意图、个人目标或学习成就。他认为,质性研究方法,例如学习者访谈、聚焦小组、内容分析等,对帮助人们理解学习者慕课体验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他指出,一些慕课参与者或许在在线论坛发言不踊跃,但他们经常沉浸在需要使用新技术或新能力的其他在线活动中。事实上,没有完成慕课指定活动或任务的学习者,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但学习分析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变化。

我的研究发现,有些人希望在不被人知道的情况下尝试慕课或开放教育资源。一位受访者这样描述:

“知道我可以不需要向人寻求帮助,这一点将改变我的生活。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倾向自己解决问题,因此知道自己可在网上随意查找信息对我而言是件多么好的事。”

慕课和开放教育领域还存在一些备受关注的议题,比如学习者保持率、学习者投入程度、课程内容再利用、课程内容开发等。有些学者指出,我们仍有必要界定何为“开放”以及如何普及等概念。最近的研究似乎意见与此相左。美国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绝大部分高校教师似乎不知晓开放教育资源的潜力和可能性,英国开放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刚好相反,认为高校教师知晓开放教育内容,并举例说明世界各地教师如何多样化地使用开放教育内容。这些研究结果的迥异大概是因为选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这也提醒我们要谨慎使用个别研究的结论,不要将它任意推广。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领域的热点,可以关注我的新作——《世界各地的慕课和开放教育》。和我合作写这本书的有休斯顿大学李咪咪(音译)(Mimi Lee)博士、佐治亚大学汤姆·李维斯(Tom Reeves)博士和美国国立大学汤姆·雷诺兹(Tom Reynolds)博士。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收集了65位作者的32篇论文。本书包含八个部分,内容包括开放的历史、开放教育带来的机遇、研究和评估、质量、教学模型和创新课程与项目、发展中国家的慕课和开放教育、慕课企业培训以及慕课和开放教育的未来。作者分别来自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英国、荷兰、

德国、美国、南非、肯尼亚和加拿大等,描述的学习者不限于这些国家,而是来自世界各地。

如果你买不起这本书,可以从本书主页或我的个人主页上免费查看前言、章节摘要以及作者生平介绍。该书的主页为:<http://routledge-ny.com/books/details/9781138807419/>;四位作者同时也担任杂志《数字化学习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E-Learning, 简称 IJEL) 2015年7月“慕课和开放教育”主题的专刊编辑,该刊将收录八篇相关主题的论文,并于2015年7月出版。

记者: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运动中,您对中国高校和高校教师有什么建议?

邦克教授:中国高校老师要留意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的新闻报道,了解本校相关的项目和政策,不过要谨慎地对待这些信息,因为新闻太多,而且听起来令人兴奋,非常有吸引力,而结果是,中国高校教师和很多国家的高校教师一样,并不能了解真相,对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发展的预期只是基于潜在的价值和可能性,而不是基于坚实的研究、真实的学习需求以及高校实际。很多数字玩家通过数据描绘学习成功的目标,请大家对此持理性态度,尽量避免将个人发展目标建立在外来信息之上。

从细微之处做起。教育变革从来都是渐进的。慕课教学意味着在授课班面对成千上万学习者。我知道这一事实是因为几年前我开设过一门慕课,该课程开始时有三千多名学习者在线注册,之后陆续又有新学习者加入,课程结束时,注册的学习者超过四千。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四千多名学习者中,活跃或坚持到底的学习者不过几百人。这一事实并不困扰我,因为我的课程目标是课程的某(些)个概念、想法或例子能影响到至少一名学习者。作为教师,你千万不要认为开发或使用特定的开放教育资源或者开设慕课要影响成千上万的学习者,追求你真实的兴趣,而不刻意附和“他人的项目目标”。

寻找自己的道路。有时你会发现,对你最有帮助或最具价值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或许并不最适合你的同事或者其他老师,反之亦然。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可以用自己的风格去影响学习者的时代。如果你想进入开放教育实践领域,或者想在更大的学习者群体传授课程内容,或许需要更多的责任心和

教学热情。你的教学行为会让学习者觉察到你的责任心和热情。教授慕课课程容易激发你的教学热情,因为这种课程让你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地(有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你都不曾听过)的学习者,了解他们的兴趣和爱好,同时,你的课程将被传递到世界

各个角落,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2015年6月,我几乎都在中国,希望我下次的中国之旅能遇见这篇访谈的读者,到时我们再继续交流。

(编辑:徐辉富)

Global Impact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its Fu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 Curtis Bonk

LI Yan & ZHANG Muhua

(Zhej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Education,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and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on current and future higher education globally, we interviewed Prof. Curtis Bonk, who is an internationally well-known professor working at the Department of Instructional Systems Techn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He has received the CyberStar Award from the India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the Mos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from the US Distance Learning Association, and the Most Innovative Teaching in a Distance Education Program Award from the State of Indiana. Prof. Bonk has presented over 1,400 talks and workshops around the world on emerging technologies, blended learning, online motivation, e-learning pedagogy, and future technology trends, to K-12, higher education, corporate, government, military, and other audiences. Prof. Bonk has written more than 300 articles and books on topics such as online learning,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gaming, wikis, blogg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collaborative technologies,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computer conferencing, and the future of online and blended learning. His books include *The Handbook of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Global Perspectives, Local Designs* (2006), *Empowering Online Learning: 100+ Activities for Reading, Reflecting, Displaying, and Doing* (2008), *The World Is Open: How Web Technology Is Revolutionizing Education* (2009), *Adding Some TEC-VARIETY: 100+ Activities for Motivating and Retaining Learners Online* (2014), and *MOOCs and Open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2015). Among them, *The World Is Open: How Web Technology Is Revolutionizing Education* (2009) is the most popular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for readers around the world.*

In this interview, Prof. Bonk recalled his experience with OER and MOOCs. Also he elaborated his thoughts about the impact of OER and MOOC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abou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ER and MOOCs are bringing about for traditional classroom practices and undergraduate/graduate program management, facul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for e-learning and e-management related policy decision-making issues. At the end of the interview, Prof. Bonk pointed out several hot spots in world-wide OER and MOOCs-related studies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hinese faculty members.

Key words: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higher education; open education*